

保护军械库

马春生
米玲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太原城，取得了太原战役的全面胜利。鲜为人知的是，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军械处少将处长的周海，为太原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夏天，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改称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

解放军包围太原时，阎锡山与属下梁化之、徐端、王靖国密议，在解放军攻入太原时，引爆太原军械库，毁灭太原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军械处少将处长的周海，获悉了这一绝密情报。

周海是山西代县马庄村人，早年丧父，幼年在代县马庄村家族祠堂读私塾、种地。15岁跟随哥哥周滋到西口外的包头，在代县老乡的商铺里当了伙计。22岁那年，周海在包头加入了晋绥军。他先入炮兵司令部观测队，成为一名学兵，因其聪颖好学，努力上进，次年即被保送至晋绥军军官教导团学兵队炮科，接受正规化军事教育和技能培训。周海经过在军官教导团两年多的历练，毕业后留在学兵队。在抗战开始前夕，周海已经成为初步掌握军事技能、并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学兵队炮科中尉排长。

阎锡山一直怀疑周海有亲共、帮共之嫌，但没有确凿证据。鉴于他的能力和为人，阎锡山对周海既不能采取措施，又不能作为心腹对待。因而对于炸毁军械库这一核心机密，只与梁化之、徐端、王靖国在小范围内密议，并不让周海参与。

周海获悉这一绝密情报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心保护军械库，不当历史罪人。

太原绥靖公署军械处直接管辖着全省一个军械总库、四个军械分库，其中总库和两个分库在太原市区（总库位于中坝陵桥路北，一分库位于小北门路西，四分库先后设于剪子湾、杨家峪、中坝陵桥路南），占地面积很广、库容量巨大。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实施军械库爆破，阎锡山不仅加强了对军械库的监管，而且派遣特务到各个仓库驻点监守，情况非常危急。

这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敌工部部长张一琦也派人秘密与周海联系，希望他保护军械库，防止破坏，为人民立功。

周海果断以军械处处长身份，组织守库官兵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军械库的控制。尽管特务们多次想接近军械库，终因守库官兵戒备森严，防守严密，特务不敢轻举妄动，最终不得不放弃实施爆炸的计划，使阎锡山爆破军械库的阴谋化为泡影。太原解放当天，周海率部投诚，向张一琦汇报了保卫军械库的情况，提交了太原军械库的所有档案，并陪同张一琦检查了省城的所有军械库。

周海的大义之举保卫了太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此后，周海先后供职于华北军区后勤部太原办事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

1954年1月，周海获华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嘉奖，授予立功证书和奖章。

1956年8月经组织批准，周海复员回到太原，并一直在太原工作和生活。曾担任太原市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协委员。

红色记忆

大裆裤、兜肚、绑腿，这是黄河岸边山西省吉县唢呐人最具特色的标志，高亢激昂、粗犷豪放、原生态展示，这是吉县唢呐表演的特色。

唢呐艺术在吉县流传已久，是晋南吹奏乐的典型代表。据史料记载，吉县唢呐传世已逾480年的历史，与明嘉靖年间的朝廷重臣石宝有着密切的关联。

石宝原籍河北高阳，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相传明世宗登基后，秉性耿直的石宝因据理力争，持论堅切，惹恼皇帝，被发配到山西吉州（今吉县）王家原一带，贬

至吉县。



吉县唢呐主要由杆子、键子、碗子三部分构成。制作工艺要求很高。杆子长29厘米，内腔由细到粗，最大内径3厘米。杆子多采用本地山中所产的木瓜木、对节木、黄柏木等细致木材经烘干制成。杆子前面开7个孔，每孔之间刻成竹节状。发音的哨子用芦苇根制成，憋气为一铜钱大小的铜片，卡于键子与杆子之间。碗子、键子均为铜制。铜碗由两节焊接而成，连接部分加铜箍固定，最小直径小于木杆下端，以便固定套在木杆下部，最大直径14厘米，整个铜碗成一圆马蹄形，与其他地方喇叭形的碗子截然不同。键子内用极薄如纸的紫铜卷成，外套两个铜制的糖葫芦式的套子，貌似一个武士的头盔，长5厘米，下边卡于木杆上端，上端可安插哨子。吉县唢呐与外地唢呐最明显的是它的键子和碗子，非常古朴。

为乐人，十世不得科考。

石宝全家历经千辛万苦落户王家原西关后，恪守乡规，以礼仪传家。儿孙们拜当地老艺人为师，学习唢呐技艺，个个练出了一身绝活。石家演奏的唢呐高亢、明亮，方圆百里无不出名。石宝将宫廷音乐的一些优秀元素嫁接到当地流行的唢呐曲牌中，使曲调更加优美动听。即使曲调名称和周边县市相同或相似，但其旋律更流畅悦耳。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西关（因石宝家居于西关故简称之）响家到，女子才上轿”“西关乐人到，新郎满脸笑”等赞誉石家乐人的顺口溜。

吉县唢呐主要由杆子、键子、碗子三部分构成。制作工艺要求很高。

杆子长29厘米，内腔由细到粗，最大内径3厘米。杆子多采用本地山中所产的木瓜木、对节木、黄柏木等细致木材经烘干制成。杆子前面开7个孔，每孔之间刻成竹节状。发音的哨子用芦苇根制成，憋气为一铜钱大小的铜片，卡于键子与杆子之间。碗子、键子均为铜制。铜碗由两节焊接而成，连接部分加铜箍固定，最小直径小于木杆下端，以便固定套在木杆下部，最大直径14厘米，整个铜碗成一圆马蹄形，与其他地方喇叭形的碗子截然不同。键子内用极薄如纸的紫铜卷成，外套两个铜制的糖葫芦式的套子，貌似一个武士的头盔，长5厘米，下边卡于木杆上端，上端可安插哨子。吉县唢呐与外地唢呐最明显的是它的键子和碗子，非常古朴。

2006年，吉县唢呐被列为山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唢呐声声风情浓

董文达

吉县唢呐音域排列很独特，全身8个音孔，构成一个八度再多一个大二度，而每相邻的五孔之间构成一个纯五度，成为独具特色的“五度相生律”。

吉县唢呐曲目、曲牌众多，代表曲目有《朝廷出南门》《孔子哭颜回》《下坡趟核桃》《大摆队》《朝天子》《祭灵》《梳妆台》《哭皇天》《凤凰单展翅》《亲家母吵架》等，这些经典曲目既彰显了当地农民憨厚朴实的天性，又体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家风范，成了当地群众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

吉县唢呐演奏技艺主要靠口传心授。高超的唢呐绝活，如口鼻无休止循环换气、一口吹多个唢呐、用鼻孔吹奏、模拟动物叫声、模拟男低音演唱等技巧，都需要多年勤学苦练方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一代又一代唢呐传承人的金玉良言。

吉县唢呐的传承，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据记载，从石宝开始，历史上的传承人已有十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杨吉生、葛文、刘晋明、张新忠、冯栓栓为核心的吉县唢呐人，收徒传艺，培养了众多技艺高超的传承人。近年来，由吉县农民组成的壶口原生态唢呐队，应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北京农博会等盛会，在高亢激昂的唢呐声中，吉县唢呐汉子以夸张的动作、高超的演奏，让人们记住了震天怒吼的壶口瀑布，也记住了这群粗犷豪迈的黄河汉子。

2006年，吉县唢呐被列为山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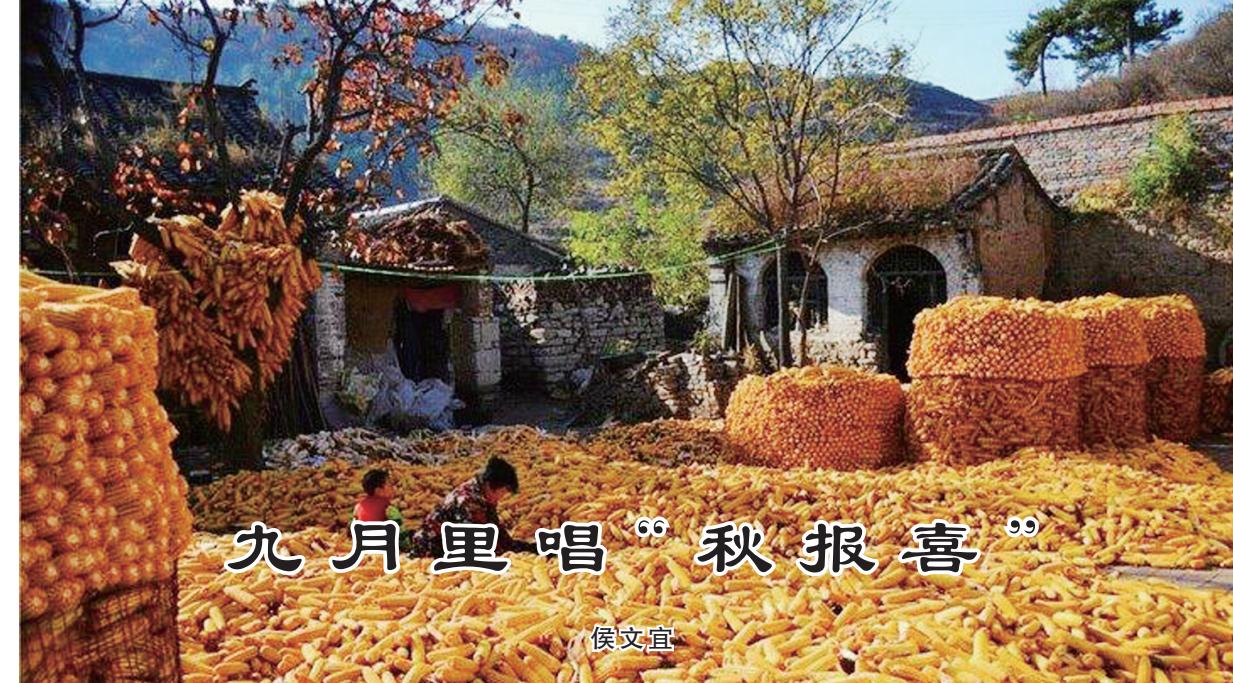
“晋阳首邑”溯源

陈宝平

北宋以后，随着晋阳、盂、娘孟、太原、平晋等县或废，或并入阳曲县，太原府城内只有阳曲一个县，为太原府治直隶县。

其二，源自重要的地理位置。阳曲县金天会年间成为太原府治，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当时的阳曲县地处山西腹地，太原盆地正中，县境东、西、北三面环山，具有山川之险的优势。明万历《太原府志》卷之四形势篇记载：“阳曲县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县境北端系舟山脉巍峨雄壮，连绵数十里。位于阳曲县与忻州交界的石岭关山势峻险，关隘雄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太原通往代、云、宁、朔的交通要冲，太原忻定出入之门户；位于阳曲县高村乡河庄村的赤塘关，与石岭关呈犄角之势，为攻守兼得之重要关隘；位于阳曲县西凌井的天门关，山势险峻，阴森狭窄，扼太原通往静乐、宁武等晋西北各县古道之咽喉，历为兵家设防和夺据之地。清光绪《山西通志》载：“天门关，古乾谷也，旧设巡检司，其西为凌井口，有凌井驿。嵒、保、兴、静诸州县南出之冲途也。”清道光《阳曲县志》记载：“二山回合如门，在县之乾方，故曰天门。”天门关北去15公里是阳曲县西凌井，史称凌井驿，清道光《阳曲县志》载：“阳曲旧设三驿，城晋、凌井直通石岭、天门咽喉之路。”石岭关、赤塘关、天门关，扼太原与晋北出入咽喉，控太原北向交通要冲，有“并北屏障”“忻南锁钥”之称，是护卫太原的三道关口，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

其三，源自广阔的地域优势。自阳曲县成为太原府直隶县后，春秋时期的晋国孟县，战国时期的赵国娘孟县，隋唐时期的阳直县、汾阳县、洛阳县、延安县及北宋时期的晋阳县、平晋县、太原县先后并入阳曲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榆次境域变更，榆次县西北乡八百



在高平民间，自古农历九月有唱“秋报喜”风俗，一般在九月秋收后。各自村里或多村结社庆祝秋天的丰收，同时表示对神农炎帝的感谢，多要组织唱戏，老百姓俗称给炎帝老爷唱“秋报喜”。

“秋报喜”这个说法农味十足。从“秋报”一语来说，在《诗经·周颂》研究中将《丰年》《良耜》等称为“秋冬报祭之诗”，所谓春夏祈谷、秋冬报神，耕种时祈求丰收、收获时祭报神恩，并指出是古代遗俗在《周颂》中的体现。由此可知，“秋报喜”的习俗亦是古代遗俗。那么，高平民间的“秋报喜”具体是何意呢？通过对当地民间调研得知，这一带有鲜明农耕色彩的习俗与祭祀炎帝有关。

据庄里村民讲，丰收之后要给炎帝老爷唱“秋报喜”，一般是阴历九月初八正式收罢秋后，以“庆今年，盼下年”，唱戏时只烧香，不抬炎帝老爷像。又据中村村民讲，九月收秋后唱“秋报喜”，庆祝当年收成，希望来年丰收，是炎帝创育了五谷，之后这里才有了米粮。又据焦河村村民讲，九月末十月初收秋以后，村子里面有“赛会”庆贺秋收，大家在一起共庆，一方面感谢炎帝老爷，

由上可见，高平一带的“秋报喜”风俗是当地炎帝文化的直接反映。

晋民俗

一方面娱乐，看谁唱得好。又据邢村村民讲，秋分之际各家开始收秋，要将庄稼从地里收割到大仓库或自家院子里，然后把玉米棒、谷子、麻子、豆子等围成大堆，在垛子上插上笤帚、簸箕、木锨、木杈子一类打粮食的农具，开始烧香、叩头、放鞭炮，以示丰收了，感谢炎帝老爷。总括当地百姓之说，所谓“秋报喜”，就是说九月秋收后要在炎帝庙或村里举行祭祀、赛会、唱戏等庆丰收活动。唱戏之前先烧香、祭祀，请炎帝来看戏，报丰收之喜和感恩之情。唱戏的曲目有上党梆子、高平古书等，如《忠烈千秋》《吴汉杀妻》《寇准背靴》《诸葛亮》《姐妹一家》《下西村》等。现在这个传统风俗仍有，秋收后要唱一台戏，只是祭祀的色彩已逐渐淡化。

在高平民间，自古农历九月有唱“秋报喜”风俗，一般在九月秋收后。各自村里或多村结社庆祝秋天的丰收，同时表示对神农炎帝的感谢，多要组织唱戏，老百姓俗称给炎帝老爷唱“秋报喜”。

“秋报喜”这个说法农味十足。从“秋报”一语来说，在《诗经·周颂》研究中将《丰年》《良耜》等称为“秋冬报祭之诗”，所谓春夏祈谷、秋冬报神恩，并指出是古代遗俗在《周颂》中的体现。由此可知，“秋报喜”的习俗亦是古代遗俗。那么，高平民间的“秋报喜”具体是何意呢？通过对当地民间调研得知，这一带有鲜明农耕色彩的习俗与祭祀炎帝有关。

据庄里村民讲，丰收之后要给炎帝老爷唱“秋报喜”，一般是阴历九月初八正式收罢秋后，以“庆今年，盼下年”，唱戏时只烧香，不抬炎帝老爷像。又据中村村民讲，九月收秋后唱“秋报喜”，庆祝当年收成，希望来年丰收，是炎帝创育了五谷，之后这里才有了米粮。又据焦河村村民讲，九月末十月初收秋以后，村子里面有“赛会”庆贺秋收，大家在一起共庆，一方面感谢炎帝老爷，

由上可见，高平一带的“秋报喜”风俗是当地炎帝文化的直接反映。

户并入阳曲县。清末至民国，阳曲县作为山西省治，辖境最广。清道光《阳曲县志》载：“阳曲县所辖八区共一百六十四编村六百九十五附村。县治东西广一百四十五里，南部袤一百二十里，自县达京师一千二百里。东至孟家井榆次界三十里、王胡庄寿阳界六十里，西至火山村交界八十五里，南至杨家堡太原界十里，北至关城子忻州界一百四十里。”也就是说，当时的阳曲县包括了今阳曲县全境及太原市尖草坪区、杏花岭区、万柏林区、迎泽区、小店区、古交市和晋源区的一部分，县境总面积近5000平方千米，无论从地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均为今太原地区之最。而且，其土地广袤，物产丰盈，资源丰富，为山西粮食生产大县、煤炭资源大县，在太原府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四，源自深厚的人文底蕴。阳曲县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立县，至今已有2136年的历史，其史之远，其地之弘，其人之杰，其景之盛，首屈一指。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无数功业昭著的杰出人物。春秋晋国贤大夫襄公，三国名将阳曲侯郭淮，东晋著名文学家郭澄之，唐代杰出政治家狄仁杰，唐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北宋著名将领呼延赞，明代河南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王道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傅山，清代诗画小说家刘璋，清代任汾阳教谕、吉州学正、所纂《吉州志》被誉为一代“名志”的裴国苍等。他们或是安邦定国的文臣武将，或是造福一方的清官，或是气节凌云的贤达，或是才华横溢的雅士，在阳曲县200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著名的“阳曲八景”更是成为昔日“锦绣太原城”的地区文化符号和地域标签。清道光《阳曲县志》载“阳曲八景”：烈石寨泉、天门积雪、崛围红叶、汾河晚渡、土堂神柏、双塔凌霄、巽水烟波、西山叠翠。

王维（约701—761），字摩诘，唐代诗人、画家，祖籍山西祁县，父辈迁居蒲州（今永济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篇，早已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情怀。王维写这首诗时只有17岁，那时他在长安求取功名。题目中“山东”所指，正是华山以东、黄河对岸的蒲州。

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做过汾州（今临汾隰县）司马，去世较早。史料中没有生平记载，王维兄弟在诗文中也没提到，他的事迹就是把他家从祁县迁来蒲州。

历史记载王维是出生于蒲州的，可以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蒲州度过的，15岁去了长安，唐开元九年（721），21岁时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

蒲州古称蒲坂，《帝王世纪》载：“尧旧都在蒲，舜都蒲坂。”说明这里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蒲州城位于晋南端黄河东岸，古有蒲津渡可以渡河，西去长安城300余里。蒲州城负山面河，秦晋要冲，乃自古兵家要地，城西近抵黄河，与陕西的朝邑古城隔黄河相望。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改蒲州为河中府，并立为中都，和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同为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将蒲州城的地位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据史料记载：“河中古为大蒲重镇，其城廓素号峻拔，唐宋之盛，不得见矣。即明中世州萃而居者，巷陌常满，既多仕宦，甲宅连云，楼台崔嵬，高接睥睨（小城楼）。南廓以外，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关城所聚，货列队分，百贾骈臻，河东诸郡，此为其最。”至今仍有歌谣流传于民间，说唱明清时期蒲州古城人杰地灵的繁荣景象：“站在鼓楼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对门三阁老，一巷九尚书。大大小小州县官，三斗六升菜籽籽。”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十二月十二日，蒲州遭遇8级强震，天崩地裂，城廓房舍尽倾。随后历经了漫长的修葺和重建，再也恢复不了中都蒲州的宏大和辉煌。明朝诗人记录此劫：“落日朱栏带还林，朔风寒雁动愁吟。唐虞世藐山空绿，晋魏城荒水半侵。”自明劫开始，蒲州城又屡受黄河涨水的威胁。

蒲州古城虽然废为遗迹，但淳朴苍茫的气象还在，鼓楼南门上方有石匾镶嵌，阴刻有“迎薰解愠”四个大字。此四字取自舜帝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可看作帝舜文化在“舜都”蒲州的一脉遗存。



蒲州古城鼓楼南门匾额刻有“迎薰解愠”

王维重阳忆蒲州

张乐朋